

第十三卷(2012年)第一册

哲學門



总第二十六辑 Vol.13 No.2, 2012

Beida Journal of Philosophy

CSSCI 来源期刊(集刊类)

论坛 亚里士多德哲学

聂敏里

《形而上学》Z7-9的插入问题

溥 林

亚里士多德《范畴篇》第一章译笺——以晚期希腊评注为线索

刘 玮

明智与智慧——从亚里士多德笔下的泰勒斯和阿那克萨戈拉说起

吕纯山

《形而上学》Z卷中的种 (eidos)

曹青云

亚里士多德的质料概念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哲學門

第十三卷(2012年)第二册



总第二十六辑 Vol.13 No.2, 2012

Beida Journal of Philosophy

CSSCI 来源期刊 (集刊类)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门. 总第 26 辑/王博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301-22237-9

I. ①哲… II. ①王… III. ①哲学-文集 IV. ①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8581 号

书 名: 哲学门(总第二十六辑)

著作责任者: 王 博 主编

责任编辑: 田 炜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2237-9/B·111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s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0577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mm×1092mm 16 开本 24.75 印张 368 千字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论坛:亚里士多德哲学

- 《形而上学》Z7-9 的插入问题 聂敏里(1)
- 亚里士多德《范畴篇》第一章译笺
——以晚期希腊评注为线索 溥 林(21)
- 明智与智慧
——从亚里士多德笔下的泰勒斯和阿那克萨戈拉说起 ... 刘 玮(39)
- 《形而上学》Z 卷中的种(*eidos*)概念及其复杂性 吕纯山(63)
- 亚里士多德的质料概念 曹青云(83)

论 文

- 早期奥义书的主要思想及其影响 姚卫群(107)
- 早期《诗》学视野下的天命惟德观念 孟庆楠(123)
- 传心与儒家道统传承 李春颖(139)
- 被发明的传统
——晚明佛教宗派的复兴与佛教谱学的成立 张雪松(153)
- 钱穆与张君勱“直觉”思想之比较 王晓黎(167)
- 章太炎革命时期的儒教思想(1900—1911) 彭春凌(187)
- 从“转变”思想分析熊十力的“体用不二” 谢伟铭(219)
- 政治义务的公平原则理论如何可能?
——论乔治·克洛斯科的政治义务理论 毛兴贵(233)
- 海德格尔的“濠梁之辩” 罗 久(255)

“范式”研究的逻辑路径及其现实效用

- 对马克思哲学思维范式研究的当代反思 翟俊刚(269)

评 论

- 君子困境和罪人意识 谢文郁(281)

诚者何罪?

- 《君子困境和罪人意识》评议 黄玉顺(305)

自明,还是救赎

- 与谢文郁教授商榷 颜炳罡(321)

- 《中庸》论小人三章疏释 唐文明(329)

何为“本性之善”?

- 评谢文郁教授的《中庸》解 邹晓东(339)

书 评

- 邓联合:《庄子哲学精神的渊源与酿生》 白欲晓(351)

- 段德智:《莱布尼茨哲学研究》 徐 弢(360)

- 李景林:《教化的哲学——儒学思想的一种新诠释》 许家星(363)

-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 赵金刚(368)

- 聂锦芳:《批判与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 杨洪源(377)

书 讯

- [清]顾炎武:《顾炎武全集》 (62)

- [清]焦循:《清代经学著作丛刊》 (82)

埃德蒙·胡塞尔:《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逻辑理性

- 批评研究》 (122)

- 道恩·威尔顿:《另类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视野》 (218)

-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黑格尔的变奏——论〈精神现象学〉》 (232)

- [宋]吕大临:《蓝田吕氏遗著辑校》 (268)

- [清]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 (304)

- 列奥·施特劳斯:《霍布斯的宗教批判——论理解启蒙》 (320)

汉斯·布鲁门伯格:《神话研究(上)》	(338)
马丁·海德格尔:《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	(383)
西蒙娜·薇依:《柏拉图对话中的神——薇依论古希腊文学》	(384)

Contents

Forum: Aristotle's Philosophy

The Problem of Insertion of <i>Metaphysics</i> Z7-9	Nie Minli(1)
Chapter One of Aristotle's <i>Categories</i> ; Translation with Notes and Glossary	Pu Lin(21)
Prudence and Wisdom; Reflections Arising from Aristotle's Description of Thales and Anaxagoras	Liu Wei(39)
The Complexity of Species (<i>eidos</i>) in <i>Metaphysics</i> Z	Ly Chunshan(63)
Aristotle's Concept of Matter	Cao Qingyun(83)

Articles

The Main Thought in Early Upanisads and Its Influence ...	Yao Weiqun(107)
On the Thought that Mandate of Heaven Depends on Morality in the Early Poetics	Meng Qingnan(123)
Inheriting Mind and Neo-Confucian Orthodoxy	Li Chunying(139)
The Invented Tradition —the Revival of Buddhist Sect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Buddhist Genealogy in Late Ming Dynasty	Zhang Xuesong(153)
A Contrastive Study on Qian Mu and Zhang Junmai's Intuition Ideology	Wang Xiaoli(167)
Zhang Taiyan's Confucian Thought During Revolutionary Period(1900-1911)	Peng Chunling(187)

- To Study the Thought of “Oneness of Substance and Function” of Xiong Shili
by the “Zhuan bian” Thought Xie Weiming(219)
- How Is the Argument for Political Obligation from the Principle of Fairness Possible?
—On George Klosko’s Theory of Political
Obligation Mao Xinggui(233)
- Heidegger’s *Haoliang Debate* Luo Jiu(255)
- The Logical Path and Real Effect of Research on the Paradigm
—A Reflection on the Study of Marx-Philosophy
Paradigm Zhai Jungang(269)

Commentaries

- The Dilemma of *Junzi* and Guilty Consciousness Xie Wenyu(281)
- Is Sincerity a Sin?
—Criticism to The Dilemma of *Junzi* and
Guilty Consciousness Huang Yushun(305)
- Enlightenment or Salvation?
—A Deliberat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Yan Binggang(321)
- A Commentary on the Three Chapters about the Villain
in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Tang Wenming(329)
- What Is the Nature Good?
—A Comment on Xie Wenyu’s Interpretation of
the *Zhongyong* Zou Xiaodong(339)

Book Reviews

- Deng Lianhe: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hilosophical Spirit of Zhuangzi* Bai Yuxiao(351)
- Duan Dezhi: *A Study on Leibniz’s Philosophy* Xu Tao(360)
- Li Jinglin: *A Philosophy of Education—A New Interpretation to
the Thought of the Confucian School* Xu Jiaying(363)
- Chen Suzhen: *Chunqiu and Handao* Zhao Jingang(368)

Nie Jinfang; <i>Critique and Construction; A Textual Study of German Ideology</i>	(377)
---	-------

Information

(Qing) Gu Yanwu; <i>Complete Works of GuYanwu</i>	(62)
(Qing) Jiao Xu; <i>The Classic Works of Qing Dynasty</i>	(82)
E. Edmund Husserl; <i>Formale und Transzendental Logik; Versuch einer Kritik der Logischen Vernunft</i>	(122)
Donn Welton; <i>The Other Husserl; The Horizons of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i>	(218)
Fredric Jameson; <i>The Hegel Variations; on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i>	(232)
(Song) Lv Dalin etc. ; <i>The Compite and Collated work of Lantian Lvs</i>	(268)
(Qing) Chen Shouqi; <i>The Commentary and Confirmation on Different Doctrines about the Five Classics</i>	(304)
Leo Strauss; <i>Die Religionskritik de Hobbes</i>	(320)
Hons Blumenberg; <i>Arbeit am Mythos I</i>	(338)
Matin Heidegger; <i>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i>	(383)
Simone Weil; <i>Dieu Dans Platon</i>	(384)

《形而上学》Z7-9 的插入问题

聂敏里*

提 要:本文讨论了《形而上学》Z7-9 的插入问题。本文首先对主张 Z7-9 是插入的观点做了详尽的说明和分析,指出其得失,然后,在此基础上,本文就 Z7-9 的插入是合理的观点做了辩护。本文不仅从义理的层面深入论证了 Z7-9 插入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而且还从文本互文关系的角度对 Z7-9 插入的合理性进行了论证。由此,本文对迄今为止西方学者关于 Z7-9 插入性质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讨论。

关键词:插入论 存在论 本质论 生成论 弱的插入论者 强的插入论者

—

《形而上学》Z7-9 在整个 Z 卷中是非常特殊的一个部分,它的特殊性在于它的明显插入的特征。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稍稍考察一下 Z7-9 相对于它之前和之后各章在论述主题上的明显不同就可以立刻发现。

首先,如所公认的,Z1-6 这几章的内容具有非常好的连续性。所谓非常好的连续性是指,不仅在论述的逻辑顺序上是连贯的,而且在行文的篇章结构上也是连贯的。

Z1 的意图是提出问题。在这一章中,亚里士多德通过一个基于存在论

* 聂敏里,1971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视角的特殊考察,便在就本身而言的诸存在者(亦即存在的诸范畴)中确立了实体无论在时间上、认识上还是定义上的优先性,从而将“什么是存在”的问题根本转换成了“什么是实体”的问题,实体问题成为了存在论的核心问题。

在此基础上,在第2章,亚里士多德按照他通常讨论一个问题的做法,首先对前人在“什么是实体”这一问题上的种种见解作了一番回顾性的描述。他的陈述是历史性或者说事实性的,而非论证性或理论性的,虽然不排除有明显的研究导向性。

但是,进入第3章,亚里士多德便从理论的层面提出了实体的四个可能的候选项,即,“是其所是”、普遍者、属和主体,这四个候选项是从理论上分析最有可能是实体的东西,从而无疑需要首先做理论的分析 and 探讨。人们通常把 Z3 视作 Z 卷的一个提纲,但是,这个理解方式具有致命的误导性质,它是造成人们在把握 Z 卷的整体结构上普遍支离破碎的主要原因。在这里我只是简洁地指出,实际上,Z3 在一开始提出实体的四个候选项之后,便按照主体——主体的三个候选项(质料、形式、质料和形式的合成物)——形式的三个候选项(普遍者、属和“是其所是”)的顺序,通过层层推进的方式,最终确定了“是其所是”是首要的实体。从而,它不是提纲性质的,而是本身就是论证性质的,它通过基于“实体是主体”的根本原则对实体的四个候选项进行理论的甄别和筛选的工作,在自身内部便已经完成了对实体的真正候选项亦即“是其所是”的确定,而并不待在 Z 卷此后的其余各章中继续从事这一工作。而从 Z4 开始,亚里士多德便已经进入到了针对“是其所是”亦即形式实体的有层次的、分专题的讨论中。

Z4-6 是对“什么是‘是其所是’”这个问题的一个专题的讨论,就这一点来说,它自身具有较强的整体性,但是,因此,它和 Z3 的连续性也就是显然的。因为,如我们已经说过的,Z3 已经确定了“是其所是”是严格意义上的实体,从而,在这里开始一个针对“是其所是”的专门的讨论当然也就是极其自然的。这样,亚里士多德就由对实体的一般存在论的探讨(即确定实体是首要的存在者、是主体)进入到了一般本质论探讨的层面(即确定实体是本质)。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处理了本质和偶性的关系问题,将“是其所是”确定为事物的本质,它构成了事物之自身,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自我同一的单

纯物。

当然,在这之中,我们也应当承认 Z6 自身的特殊性。因为,如伯恩耶特所说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是“自足的 (self-contained) 一章”^①。在这一章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一个相对特殊的主题,即本质和个体事物的同一性。显然,就这个问题本身而言,它具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但是,毫无疑问,它仍然从属于“什么是‘是其所是’”这个大问题,它是对“是其所是”在其对象存在上的确定。所以,伯恩耶特的看法是正确的,他说:“Z6 是一个不同的但在下述意义上相关的研究。对于确定每一个东西的实体是其本质这一点,Z6 补充了进一步的可称赞的思想……即,每一个东西无别于它的实体 (1031a17-18),接着探究了这两个逻辑概念的相互作用。”^②

这样,至此为止,我们就考察了 Z1-6。而无论是从论述的逻辑顺序还是从行文的篇章结构来看,它们都具有很好的连贯性。

但是,一旦进入到 Z7-9,我们发现,这样一种基于论述的逻辑顺序和行文的篇章结构的连贯性就被打破了。在 Z7 中,我们开篇看到的是这样一句话:

尽管被生成物中一些按自然被生成,一些按技术被生成,一些按自发被生成,但全部被生成物都被什么被生成,从什么被生成,和被生成为什么。(1032a12-15)

在这里,从 Z4 开始的对实体从本质论的视野、按照“是其所是”进行讨论的线索仿佛突然中断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显得十分突兀的主题,即生成论的主题,我们不能发现它同前面已经进行过的论述有任何表面的关联。而在具体的论述中,亚里士多德基于上述的生成物的生成结构,对形式的在先性、形式的不被生成以及形式和质料的不可分离性等主题做了探讨,这仿佛也同前面 Z1-6 所进行过的探讨没有丝毫主题上的连续性可言。这样,很清楚,在 Z7-9 中一个根本的变化就是,亚里士多德从既定的本质论的论域进入到了生成论的论域,他仿佛转换了一个思路,把原本在本质论论域中讨

^① Myles F. Burnyeat, *A Map of Metaphysics Zeta*, Pittsburgh, Pa.: Mathesis, 2001, p. 26.

^② Ibid.

论的实体问题纳入到了一个新的论域即生成论的论域来专门考察。这一论域的转换是如此突兀,中间没有丝毫的过渡,既没有任何原因的说明,也没有任何从修辞角度考虑的词句上的衔接^①,这当然就不能不让人感到Z7-9的插入的性质。

而如果我们再联系到Z7-9之后的各章,例如紧随其后的Z10,那么,这种插入的感觉就进一步增强了。因为,我们发现,Z10突然又没有丝毫铺垫和交代地从Z7-9对形式的基于生成论的考察转到了对形式实体的基于定义问题的考察。例如,它一开始就这样说:

既然定义是描述,而每一个描述都有部分,但正如描述相关于事物,类似地,描述的部分也相关于事物的部分,那么,这便已经有了疑问,究竟应当各部分的描述内在于整体的描述之中还是不在。
(1034b20-24)

显然,在这里,讨论的主题就发生了明显的转移。就定义问题同“什么是‘是其所是’”的问题有明显的相关性而言,Z7-9之后的Z10-16仿佛又重新回到了本质论的论域,从而明显地同前面的Z4-6内在相关,而缺少同紧接着的Z7-9的关联性。同时,文本上的证据也仿佛提供了这种连贯性的证明。

因为,如果我们更为细致地分析上引的Z10一开始的那段话,那么,它的头一句话会立刻让我们想起Z4-5中的若干表述。因为,正是在Z4中,亚里士多德对定义和描述作了严格的区分,表明定义在外延上小于描述,它是针对一个事物的实体和“是其所是”的描述。^②而我们也知道,Z4对定义的这一观点也一直延续到了Z5,在Z5中亚里士多德从耦合物(συνδεδυασμέvov)的特殊角度再次涉及了定义的问题。而如果我们没有忘记的话,那么,

① 诚然,首句中出现的小品词δε似乎表明了某种与上文衔接的语气,但是就它所引领的内容来说却不能从中发现任何同上文的联系。伯恩耶特据此指出,很可能如抄本A^b所唯一证实的那样,这个地方本来是没有表示衔接的这个小品词的(参见Myles Burnyeat, *A Map of Metaphysics Zeta*, p. 29, n. 46)。我们不一定接受伯恩耶特的这一解释,但是,这却是对Z7-9与上文没有连贯的语文衔接的一个值得重视的证据。

② Z4,1030a6-11:“‘是其所是’属于那些其描述是定义的东西,而只要名称像描述一样表示,它就不是定义(因为所有的描述就都会是定义了,因为对于随便什么描述都会有一个名称,这样,甚至《伊利亚特》也将是定义),而是只有关于某个首要的东西,但这就是那些不按照另一个陈述另一个的方式陈述的东西。”

在 Z5 的最后亚里士多德这样说：

因此，显然，定义就是对“是其所是”的描述，“是其所是”要么唯一地相关于实体，要么最大程度地、首要地、单纯地相关于实体。
(1031a12-14)

假如我们把这句话和 Z10 的头一句话相对照，即，“既然定义是描述”，那么，即便不能断然地说，但是也可以很有把握地说，Z10 仿佛在论述上是直接接续着 Z4-5，而转入到对实体及其定义的另一个专题的讨论中。此外，由于在它们之间插入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 Z6 一章，我们看到，当 Z10 重新回到定义的问题上时，它才使用了“既然……”（ἐπεὶ δὲ）这样的关联词来表明一种在行文上同前面章节的承接关系。由此，一个具有极大可能性的结论当然就是，至少 Z1-6 和 Z10 无论是从论证的逻辑上看、还是从行文的顺序上看都是彼此关联的，而 Z7-9，由于主题上的这种不相应性，则极有可能是插入的。

在对 Z 卷的文本结构的研究中，绝大多数研究者都得出了这一结论。而纳托尔普是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的人。如罗斯所转述的，纳托尔普认为，Z 卷是由两篇论文合成的，其中，Z1-6 和 Z10-14 是一个部分，而 Z17、Z7-9 和 Z15、Z16 是另一个部分。而他之所以把 Z17 放到 Z7-9 之前，是由于他认为 Z17 包含了一个明显的宣告，宣告从第一篇论文的主题转到第二篇论文的主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Z17 的“新开端”（New Start）。^① 罗斯尽管在具体的细节上不同意把 Z15、Z16 和 Z17 放到 Z7-9 的序列中去，但是，在认为 Z7-9 是插入的、Z1-6 和 Z10-12 是一个整体以及它们是不同的两篇论文这些看法上却和纳托尔普是一致的。^② 这样，如果我们把主张 Z7-9 是插入的研究者称之为“插入论者”，那么，在处理 Z7-9 的插入问题上，插入论者们通常的一个做法就是把 Z7-9 同 Z 卷的其他各章分别开来单独处理，把它们不视为 Z 卷的内在的、有机的并且是顺序相连的部分。

① 参见 W. D. Ross, *Aristotle's Metaphysics*, vol. 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4, p. 181; W. D. Ross 1924 (vol. 1), *Aristotle's Metaphysics*, vol. 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4。

② Ibid., p. 181. W. D. Ross 1924 (vol. 1), *Aristotle's Metaphysics*, vol. 1.

二

这是从论述主题上对 Z7-9 的插入性质的分析。它当然关乎研究者的理解。也就是说,对论述主题的理解的不同和所做解释的不同无疑会影响到对 Z7-9 的插入性质的认识的不同。因此,在插入论者看来,尽管 Z7-9 和其他各章在论述主题上的不同非常明显,以至于要得出不同的看法非常困难,但是,从 Z 卷以及和 Z 卷相关的《形而上学》其他各卷的文本本身中寻找更为直接和明显的文本证据来证明 Z7-9 的插入性质,则无疑会使插入论的观点更为牢固,因为文本上的直接证据相比于由主题思想的理解而来的推论要更为有力,这是真正的内证而非外证。所以,持插入论观点的研究者们又从很多方面找到了能够力证 Z7-9 的插入性质的文本证据,而在这些证据中,最受插入论者们重视的就是 Z11 和 H1 中的两处相关论述。

Z11, 1037a21-b7 和 H1, 1042a4-22 是两段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字,它们的特殊之处在于,在这两处地方,亚里士多德由于论述的需要,对此前所讨论过的内容分别作了一些简单的回顾和总结,从而,显然,对这两段文字进行分析,考察在其中亚里士多德是否曾经提到过同 Z7-9 相关的内容,就可以为论证 Z7-9 究竟是插入的还是非插入的提供直接的文本的证据。而如罗斯对此的分析所显示的, Z11, 1037a21-b7 分别依次涉及了 Z4 (1037a21-22)、Z10、11 (1037a22-33)、Z5 (1037a30-32) 和 Z6 (1037a33-b7), 而没有一句涉及 Z7-9, 因此,如罗斯所说,“证实这几章原本属于一篇独立的论文”^①。H1, 1042a4-22 分别依次涉及了 Z1 (1042a4-6)、Z2 (1042a6-12)、Z3, 1028b33-36 (1042a12-15)、Z4-6、Z12、Z15 (1042a17-18)、Z10、Z11 (1042a18-21)、Z13、Z16, 1040b16-1041a5 (1042a21-22), 同样没有丝毫涉及 Z7-9, 因此罗斯说,这表明 Z7-9“不属于 Z 卷的原始计划”^②。显然,按照这样的理解, Z11 和 H1 中的这两段文字就证明了 Z7-9 极有可能原本不在亚里士多德所计划的论

① 以上参见 W. D. Ross, *Aristotle's Metaphysics*, vol. 2, p. 204。

② *Ibid.*, pp. 226-227.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罗斯在做了上述表述后,却提了一句:“然而,这几章的学说在以下第 30 行被提到了。”

述序列之中,而是后来插入的。伯恩耶特在对 Z7-9 的插入性质的研究中也特别重视这两处证据。他认为 Z11 和 H1 中的相关论述不仅强有力地证明了 Z7-9 的插入性质,而且具有特殊意义的是,它们连同 H3,1043b16 提及 Z8 时所用的 ἐν' ἄλλοις(“在另外的讨论中”)一词共同证明了,Z7-9 是亚里士多德在对较早前所写的 Z 卷修订时插入的,理由就是,作为在 Z7-9 之后的篇章,它们要么竟然丝毫没有提及 Z7-9,要么竟然把 Z7-9 指称为另外的论述,由此可见,Z7-9 原本属于一篇独立的论文,不在既有的 Z 卷的写作序列之中。^①

显然,所有这些都仿佛极其有力地证明了 Z7-9 是插入的,而我对此亦不表示完全的反对。因为,要说明 Z11,1037a21-b7 和 H1,1042a4-22 这两段文字在概述以前的观点时完全没有提到 Z7-9,这仍然涉及如何理解的问题。更何况亚里士多德完全可能是根据目前论述主题的需要来选择所要回顾的观点,而不必面面俱到。我在这里要指出的只是,证明 Z7-9 是插入的是一回事,而证明 Z7-9 的插入是不合理的却是另一回事。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我把仅仅主张 Z7-9 是插入的研究者称作弱的插入论者,而把不仅主张 Z7-9 是插入的、而且还主张 Z7-9 的插入是不合理的研究者称作是强的插入论者。就这一划分来看,显然,以纳托尔普、罗斯等人为代表的插入论者是强的插入论者,因为从他们依据 Z7-9 的插入性质而对 Z 卷作割裂的处理的做法来看,显然,他们认为 Z7-9 在 Z 卷中的位置是不合理的。他们所依据的主要证据有如上述,但是,值得指出的是,上述的证据没有一条能够说明 Z7-9 的插入是不合理的,它们仅仅表明了 Z7-9 无论是从论述的主题来看还是从文本的相关指涉来看都具有插入的性质。从而,显然,对于强的插入论者来说,假如他们想要维持有关 Z7-9 的插入是不合理的观点,和把 Z7-9 不仅从 Z 卷的文本序列中而且从核心卷的文本序列中割裂出来的做法的正当性,那么,他们就还必须提供更进一步的证据以表明 Z7-9 与 Z 卷、乃至与整个核心卷的主题和观点是不协调的。就此而言,伯恩耶特在其对 Z 卷的专门研究中提供了这方面更进一步的证据,尽管我并不认为伯恩耶特是一

① 参见 Myles Burnyeat, *A Map of Metaphysics Zeta*, pp. 29-31。

个绝对意义上的强的插入论者。^①

伯恩耶特在其 2001 年出版的《〈形而上学〉Zeta 地图》一书中曾经对 Z7-9 的插入性质作了专章的论述。他总结了多条有关 Z7-9 是插入的证据,并对反对 Z7-9 是插入的证据也作了专门的考察和反驳。他罗列的直接证明 Z7-9 是插入的证据有 9 条之多,而其中的第 vi 条尤其受到他的偏爱,因为他认为第 vi 条尤其能够表明 Z7-9 在思想观点上和 Z 卷的一些基本观点不一致。为了论证的方便,我在这里将这一条的全文引述如下:

[vi] 一个细心的读者,当他发现 Z 卷对第一实体是形式这一命题的第一次明确的阐述竟然出现在有关人工制品的一句插入语(1032b1-2)中,他当然会大吃一惊。用像 Z3 中的青铜雕像那样的人工制品作为范例是一回事,而把人工制品的形式用作对 Z 卷中的那个大问题的显而易见的回答却完全是另一回事,那个问题是:什么是实体性存在者的第一实体,其他事物的存在关系于它而得到解释?再者,Z4-6 已经费力地把本质在其首要的和最严格的意义上同作为其自身而存在并是其所当是的首要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决不会随即就在 Z7(还是 1032b1-2)中直接进而就把本质同诸如房屋的形式(1032b12-14)或者更为直接地同健康(1032b2-13)相等同。毕竟,健康是一种性质——用 Z1 的术语来说,一种依附的存在。^②

在这里,显然,构成伯恩耶特质疑 Z7-9 插入的正当性的一个首先的理由就是,亚里士多德是在 Z7 谈到人工制品的一段中顺便提到对于整个 Z 卷来说具有关键意义的那个命题的,即:第一次明确地把形式确认为个体事物的“是其所是”和第一实体。其次,在伯恩耶特看来难以接受的是,在这一部分中亚里士多德似乎有把人工制品的外观或样式等同于事物本质的意图。^③

① 详见下面的论述。

② Myles Burnyeat, *A Map of Metaphysics Zeta*, p. 30.

③ 显然,上引伯恩耶特那段话中的“人工制品的形式”,假如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形式”一词是有歧义的,它既可以指作为事物本质规定性的“形式”,也可以指作为事物的外观样式的“形式”。显然,如果是第一个意思,那么,就此而言,伯恩耶特对亚里士多德就没有什么好指责的,只有是第二个意思,伯恩耶特的指责才能成立。从而,伯恩耶特的上述批评无疑是就样式、外观意义上的“形式”而言的。